

# 简析余华小说的语言艺术

郑舒文

辽宁省锦州市渤海大学

**[摘要]**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余华便致力于对语言艺术进行探索与研究。无论是词句的陌生化还是语言的音乐感,亦或是黑色幽默的大胆使用,都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一抹别具一格的色彩,在文坛上标新立异。通过独特的文学语言,余华向读者传递出对现实世界超常看法,引发读者对生存、命运的审视与思考。

**[关键词]**余华;小说;语言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309

在先锋派小说家中,余华算得上较为“另类”,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他便通过自己独有的语言风格,对常规的叙事方式与美学特征给予否定。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余华的作品,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通过独特而新颖的表述,客观地陈述事实,使得故事逼近生活真实。本文将从余华代表作为出发,分析余华独特的语言艺术。

## 一、陌生化:余华小说语言的变异效果

“陌生化”一词最早由俄国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该理论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口语化的语言,应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入手,对表面毫不相干而实际脉脉相通的诸种因素,通过扭曲与变形,创造出系列对立和冲突事件,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与情绪上的波动。余华的创作便是借鉴这一陌生化的理念,通过打破常规的词语搭配、句子结构甚至修辞手法,以达到一种超然的艺术高度,这也要求读者能够抛弃惯用的结构规则,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与理解。

### (一) 词语搭配反常陌生化

词汇不仅讲究字与字的组合,更讲究词与词的搭配,我们常见的几种短语结构类型有:主谓、动宾、偏正、联合、动补,例如,我们常说“一片树叶”“一只鸟”,而不是“一颗树叶”“一头鸟”,我们常说“跑得快”“睡得早”,而不是“跑得长”“睡得远”,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日常表达无不遵循着上述几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搭配结构,时时刻刻体现着语言的社会性。而“词汇陌生化”最大的特点则在于完全打破语言的社会性,推翻传统的词汇搭配原则,使得词与词之间张冠李戴,不合逻辑,然而正是这些不受习见的词汇搭配,反而可以增强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进而给人以新颖、强烈的审美刺激与阅读冲击。如:

(1)他兢兢业业地吃着,入迷地吃着,吃完以后,他手中的碗像是洗过似的干净。(《为什么没有音乐》)

(2)所以……她意识到这把钥匙是一个不速之客。(《女人的胜利》)

上述例句中,“兢兢业业”这一成语,常用来形容人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踏实,而这里则用“兢兢业业”来描绘马儿吃饭的状态,可以看出他吃饭时的认真与入;“不速之客”本是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的客人,这里将“钥匙”人格化,使得描述形象更加鲜活,体现出这个钥匙的出现十分诡

异,为下文林红针对这个钥匙展开的调查做铺垫。

### (二) 修辞手法超常陌生化

修辞通常是用跟甲事物有相似之处的乙事物来描写或说明甲事物的特征,是通过改变语言的表达方式,对语言进行再加工,以达到语言生动形象准确的效果。余华在运用修辞时,则有意拓宽修辞的广度与范围,赋予其更丰富、更深远的意蕴,让读者产生陌生的感觉。这里以比喻手法为例,通过分析新奇的比喻句来体会余华语言的陌生之处。

比喻,是一种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的修辞方法,以达到使事物的特点更为鲜明的效果。但是在余华的《难逃劫数》中,作家在选择喻体时,则有意增大其与本体间的距离,淡化二者间的联系,让读者乍一看有“驴唇不对马嘴”之感,但是经过细细品味,方可理解余华在语言加工方面的用心良苦,也不得不佩服他大胆、奇特的想象。

## 二、音乐感:余华小说语言的节奏律动

音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调剂品,是人们寄托情感的艺术品,更是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桥梁。门德尔松曾经说过,在真正的音乐中,充满了一千种心灵的感受,比言词更好得多。这就意味着,音乐给人带来的情感体验,胜过任何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这么理解,优秀作家的作品,往往会让人产生置身于音乐世界的错觉,将文字看成音乐符号,在指尖跳跃,发出灵动的乐音。余华以《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和独特的文风为人所熟知,但实际上,音乐才是打开他写作新世界的钥匙。他将音乐作为其创作养料,并将其中的养分充分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其实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因而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他有意追求那些跳动的节奏和韵律,并通过形式的多样变换,加强语言的表现力,使读者读来有抑扬顿挫之感。

### (一) 叹词使其具有动感与乐感

叹词,即表示强烈感情以及应答的词,常放在句子开头或结尾。叹词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手段,在文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各类作品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诸如“呀,啊,喂”等叹词的出现,而恰当的叹词不仅能够真实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当时的情感,使人物形象更

为鲜明，同时也会使有限的句子蕴含无限的意义。如：

(1) 或者看到下雨了，听到打雷了，她都会响亮地叫起来：“啊呀……”（《许三观卖血记》）

(2) “我的妈呀……许三观……”“啊呀呀……疼啊！”（《许三观卖血记》）

无论是下雨打雷还是生孩子，许玉兰总会发出“啊，呀”的声音。通过几个叹词的组合，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拘小节的女性形象，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我们会发现，看似不起眼的叹词，对于分析人物的形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使文学语言更为生活化、形象化、真实化。

### （二）句式选择彰显节奏与韵律

在音乐中，韵律有强有弱，节奏有急有缓，正是有了这些富于变换的旋律，才会奏响一曲曲华美的乐章，给人带来不同的听觉体验，语言也是如此，语句的长短变化不仅能生动地还原当时的情境，展现人物心理状态，体现场景的真实性，同时也能使句子富于跳跃性，增强语言的节奏感。长句通常表示平静地陈述，短句则意味着灵动与欢快，叠字起到了余音绕梁的作用，单字则简单短促，富有跳跃之感。在余华的作品中，相较于泛泛地讲述，作者更愿意运用富于变换的语言，以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绪。如：

(1) 有一个抱着肚子说：“他——还——知道——汗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2) “来发，你我是老朋友了……来发，去把狗叫出来……来发，你只要走到床边……来发，你只要轻轻叫一声……”（《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当“傻子”阿三回答自己正在擦脸上的汗水时，作者将接下来完整的一句话用几个破折号隔开，以表示声音的延长，说明人们对“傻子”居然知道自己是在擦汗水时的惊讶；文章的结尾，人们不再喊他为“傻子”了，而是三番五次地叫他名字“来发……来发”，人们不再恶语相向，而是随风转舵，耐心地与阿三进行沟通，他们并非改过自新，而是想利用阿三，让自己成功吃到狗肉，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呼唤，让阿三迷失了自我，最终酿成悲剧结局。

### 三、黑色幽默：余华小说语言的另类风格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色幽默”是一种荒诞、病态的文学流派。其主要特点有二，首先是特殊的幽默风格。传统的幽默是指作者通过趣味化的语言来为读者营造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与情感体验，而“黑色幽默”则是以乐衬哀，用喜剧的方式展现悲剧内涵，通过描绘一个怪诞、荒谬的社会，让置身于其中的主人公走投无路，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其次是反英雄式的人物。这类人物因常常遭受来自各界的打击，而陷入深深的绝望中，导致他们总是摒弃自己所拥有的，嘲笑人们所推崇的。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的主人公在经历诸多事情后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只不过是一个不被人看见的小丑。黑色幽默，以独特的情感渗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幽默，以灾难式的情节破坏了人们对生

活美好的建构。

余华在透析了人生百态后，强调：生活是荒谬、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文明、秩序、经验和常识尤其不可靠！当灾难与悲剧赋予到自己身上时，我们无力反抗，无奈之下只好向生活妥协，用一种轻松、淡然的心态去应对，这便形成了“黑色幽默”的总体基调。

读过几部余华的小说后，我们会发现，文中不乏历经苦难的人物，有关离别、死亡的情节也比比皆是，可能我们初读会为其中的人物而感到惋惜与同情，但是读到最后，我们会看到在情节设置上，苦难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走向死亡，所以说苦难成为余华小说的核心基调，死亡成为余华小说最真切的部分。彭柏山说过：人不能在顺中认识人生，必须在痛苦中，在寂寞里，认识这繁华的世界，哪是真的？哪是假的？由此而锻炼出一种明净无尘的心境，才能深刻地体验人生。当天将降苦难于自己，我们只能妥协让步，用微笑面对。于苦难中饱尝人生滋味，于苦难中看清黑暗社会。小说《活着》便是最好的例子。

主人公福贵在旁观了周围亲人的相继离去，看透了命运本身的不公后，仍然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挣扎且坚强地活着，到最后，只剩一头老牛与之相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在福贵身上，灾难总是挥之不去，因而他只能一笑了之，用轻松淡然的态度来面对以后的日子。他活着的力量既不是来源于抗争，也不是来源于呐喊，而是默默地承受生命赋予他的重担，经受生活对他的考验。作者并非用一种冷酷的笔调，让读者始终处于压抑、低沉的状态，而是采取悲喜交加的叙述方式，牢牢牵动着读者的神经，让读者在意外中看到希望，在笑声中流下眼泪，在黑暗的社会中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与人性的温暖。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他的语言风格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动态系统，远不能用寥寥数点所概括，上面所写仅为笔者在阅读中最为欣赏的几个方面。陌生化、音乐感以及黑色幽默的语言表现方法，不仅能使作品生动真实，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能让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让人深刻体会人物所承受的苦难以及作者所抒写的人文关怀。而这些，正是助力余华作品受到人们广泛欢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因素。

### 参考文献

[1] 李喜仁. 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试析[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 2013, 29(05): 123-124.

[2] 陈昱锟. 从情感象征论视角阐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悲剧意义[J]. 学理论, 2011(01): 224-225.

作者简介:

郑舒文(2001年9月),女,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渤海大学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学。